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十三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四

硃批田文鏡奏摺

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臣家人齎

回臣覆

奏費金吾唐綏祖摺內欽奉

硃批諭旨前經有諭費金吾若能變偽為真則可稱上等才品但恐巧黠二字伊自不肯捨耳唐綏祖朕不深悉其人卿必知之最確又奏

硃批恒持此心用人何得致有差謬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觀費金吾實屬歷練明白惟其歷練過深未免畏首畏尾明白過甚未免裝啞裝聾若肯真心辦事洵為上等才品如用其智偽以愚人亦屬難防之事恐極聰明人鮮有不墮

其衙中者至於唐綏祖原屬少年根基未立臣見

聞其多病精神甚憊令用為鹽道矣能勝任否

其心地明白辦事亦勤故屢經薦舉但臣細察其人未免恃才使智其才亦屬小巧之才其智亦屬尖酸之智用之得當則才智皆為有濟雖不如費金吾之深沉然其同在一處苟能實心辦事則又臣之幸也山東署撫臣岳濬雖聰明有志終屬年少近因臣蒙

大都此等舉動非出自岳濬本心皆緣費金吾慫慂而

聖恩總督河東諸事手忙足亂聞事即參並不細查亦

然昨批諭費金吾一摺尚未回繳俟繳到發御密看即
不與臣會題如刻不容待光景恐非費金吾唐綏
知其中底裏矣卿至東省面晤岳濬時推誠相告料伊
祖敵手臣正深籌慮又奏
必歡欣領受而且佩服實係少年美才將來大有可望
硃批諭旨必應親往察視方為有益況撫任又係暫署
加意開導如朕前諭照親子弟一般相待將所批之旨
非實授者可比欽此目今寒露已屆轉盼霜降黃河
亦密令知之
堤岸可保無虞臣自當遵
旨親往山東察視所有臣起程日期另疏
題報又奏
硃批此語實出自赤衷非欲致飾謙光之美也

天監昭垂朕從不為心口互異虛偽之談卿係深知朕者
諒必篤信其然欽此臣愚以為
乾行不息
聖敬無疆天下惟有
至聖之聰明然後能見透至誠之實理是以治至唐虞
而民不知德至孔子而言愈抑此皆誠實積中而
英華發外不期然而然者若心口互異則偶然假
飾於此而無心即現於彼豈得如

聖人之自然呈露乎臣本庸愚雖不能仰見

皇上聖德之高深然而

知已君臣豈待言說

聖心之純篤明如二曜信如四時臣早已心悦而誠服

之矣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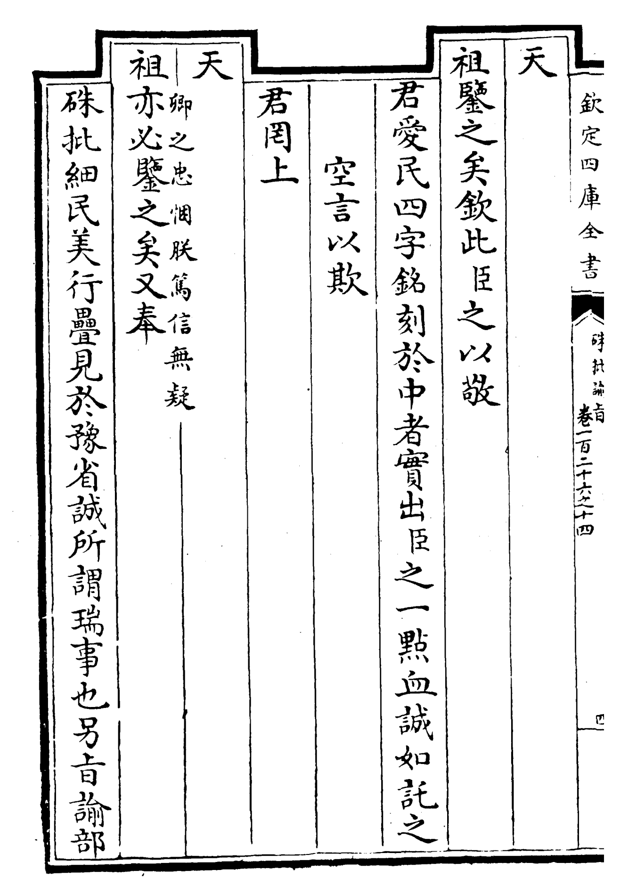
硃批朕御極六載直隸收成今年可稱為第一豐熟然

亦與朕無涉欽此臣聞之自求多福和氣降祥此自

然之道

皇上豈斤斤而謂如何敬修而後能使雨暘時若如何

默契而後能使年榖順成乎亦惟
朝乾夕惕以殫宵旰之勤日就月將以立
君師之極因而化行俗美太和之氣充溢宇宙而
天降康年以應之耕鑿農民深沐樂利之
恩尚不知為
帝力乃
朕實不敢居非虛為遜詞也
聖德同天豈天化生萬物而亦自有其功哉又奉
硃批



天
祖鑒之矣欽此臣之以敬
君愛民四字銘刻於中者實出臣之一點血誠如託之
空言以欺
君罔上
天
卿之忠悃朕篤信無疑
祖亦必鑒之矣又奉
硃批細民美行疊見於豫省誠所謂瑞事也另旨諭部

欽此臣自當俟部文至日欽奉

諭旨遵行宣布

皇仁使天下顒蒙鼓舞而樂於為善又於臣恭

全賴卿等善能宣化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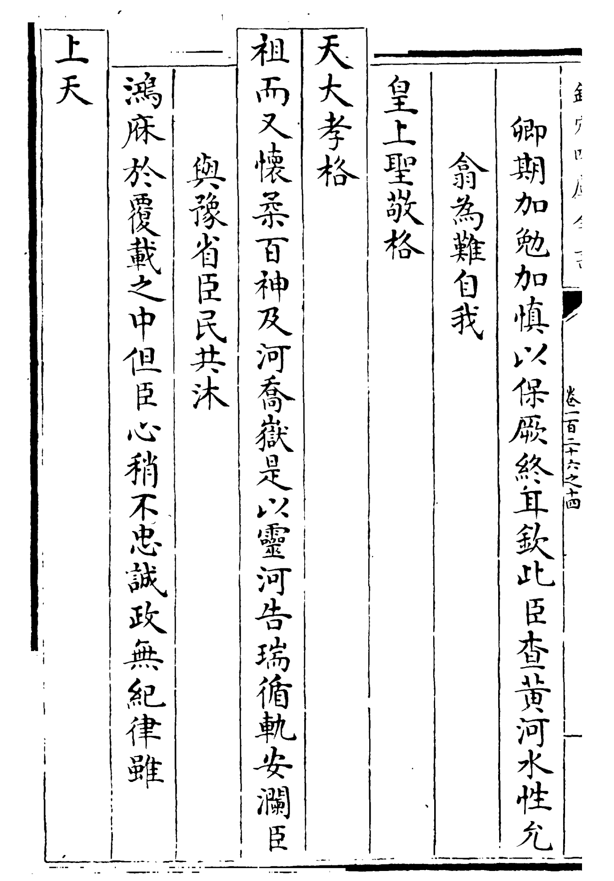
奏黃河中泓刷深丈尺摺內欽奉

硃批河流順軌實由

天

祖之錫福何可歸美於朕至如簡命得人之功朕亦不辭

也覽奏嘉悅慶幸之懷洵非楮穎所能形容者惟與



卿期加勉加慎以保厥終耳欽此臣查黃河水性允

翕為難自我

皇上聖敬格

天大孝格

祖而又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以靈河告瑞循軌安瀾臣

與豫省臣民共沐

鴻庥於覆載之中但臣心稍不忠誠政無紀律雖

上天

聖祖未必以

君民與共之黃河示警於臣臣豈不懼惟臣躬之是砥河工已二年平穩無虞朕心稍寛矣然敬畏之誠仍未敢斯須稍置也臣惟有欽遵

諭旨加勉加慎以保厥終耳再臣敢為

皇上敬陳者耿家水口係全口大溜頂衝今春堤埽蟄陷勢甚危險是以副總河臣嵇曾筠一面將下北河同知張近光等題參一面動帑搶救及至桃汛之後大溜忽走中泓刷去南灘淤起北岸臣接嵇

魯鈞來字與臣所查無異是以屢經奏
聞迄今北岸新淤之河灘竟離中泓大溜有七八十丈
之遠舊時所下之埽出在高岸無水之地洵屬異
事但耿家水口動帑搶救正在全河頂衝之時而
大溜南遷又在動帑搶救之後嵇曾筠題估此項
工料疏內自應將昔險今平聲明為是乃仍以頂
衝危險題估臣是以未敢註題將原稿送回不意
副河臣已經拜疏雖錢糧已在險時用去係應准

開銷之項而疏內不將搶後平易緣由分別聲明

竟似臣從前屢經奏

聞平易者皆係捏飾此案臣實未曾註槁會題理合一

據實二字原為人臣之所難然果能一惟據實則其間

又屬甚易但其易處若輩見不及耳

併

奏明又於臣恭報豫省秋禾收成分數摺內欽奉

硃批朕惟額手為中州赤子稱慶而已慰悅之懷筆何

能宣欽此臣查豫省未收之晚豆棉花蕎麥今已全

收皆堅好穎栗十分收成現在雨暘時若農民趕

種春麥均稱土膏滋潤明春麥苗又可預保其暢
茂條達萬姓歡呼理合一併奏
聞仰慰
聖懷又於臣恭報東省秋禾收成分數摺內欽奉
必如豫省之歲功農事斯仰慰朕懷一語始為不謬
硃批自蒙
上天錫祐也又奉
硃批此數州縣每多水患或係疏濬未周抑或堤防不
備卿須留心料理一番除去斯民疾苦又奉

硃批此等陋習宜詳加訓誡開導愚蒙務俾改革又奉
硃批雖然亦不可事前懸定固執成見也欽此伏查東
省秋禾收成分數前因路遠未據各屬全報到臣
但據兖州府屬并曹州濟寧州所屬報到者具奏
今已據通省府州縣衛所具報俱有十分九分八
分七分不等内惟有齊河禹城鄒平陵縣高苑五
縣威海成山靜海三衛止六分收成樂陵一縣止
五分收成至於報災各州縣每常如此其為疏濬

未周或堤防不備誠所不免現在飭查今於農隙之時務期疏濬深通堤防完固茲據山東布政司稟稱山東秋禾全省豐收即報災之處成熟者十有七八其被水者僅十有二三在一邑之中其情形固有分別即一村之內亦豐歉迥不相同且被水之地不過晚禾欠收其二麥暨早禾俱先經收穫而晴明以後又仍得種雜糧再四躊躇無此成

一切地方積獘伊等誠不及卿洞達無遺也

災之例等語則可知東民藉此以圖緩徵沿為陋

飭臣已明白開導詳晰曉諭矣如果成災臣又當竭力撫恤奏請賑濟豈敢固執但臣近日查得東

江南更甚不得賢員清理奈何

省錢糧八年舊欠未完有二百餘萬兩之多雍正六年錢糧及今將屆全完之期尚完不及五分之數不勝駭異因而留心細察一由於各州縣之火耗太重一由於各州縣之私派太多甚至有令民先完私派後完正供者因欲私派不得不用里書總書等役名雖不同其實即係昔日之里長或每

里一二名或每甲一名州縣實徵亦歷是其攢造其按糧灑派亦其所為此等里書定例久經禁革而山東各州縣違例不革者利其私派也私派之擾累總在小民其各紳衿貢監不敢過問其各衙門書役不敢濫加更有不肖紳衿從而把持二三土棍從而附和使小民飲泣吞聲不敢言喘用一派十而此輩竟得從中分肥故樂於地方官之派而不樂於地方官之不派里書總書等役視為必

不可少之人堅不肯革平時即用其催糧每將民間錢糧先收挐用懦者勒令重納強者陸續補完一至無力補完捏報死故或挈眷遠逃以致錢糧完納不前此一病也故人人謀充里書總書每於年終㸃充之時每名出銀二十四兩二十兩十六兩不等先送入官官得其陋規即行㸃充是以地方官明知其蠹害而貪此陋規決不肯革由是總書里書等役之把持甚牢而其為害更毒又有庫

吏總吏户糧房櫃書原差銀匠等役私收花户錢糧豫借里書銀兩通同侵食牧令之清正者尚知忌憚若一有虧空一有婪贓即被此輩挾制惟所欲為故往往有設計誘官致令虧空以圖遂其挾制之私者此東省錢糧半虧在官半虧在役而實在民欠者無幾此臣之所訪最確者也至於火耗太重正項不完者其故何在臣查東省耗羨統係加一八内除解費添平并存縣辦公銀兩外悉行

此弊深可痛恨亟當嚴行剔除以解倒懸

解司而州縣則徵加二加二五加二七八不等耗重而民力不支是以艱於輸納此又臣之所訪最確者也雖經臣大張告示嚴檄飭禁誠恐積弊已深一時難以頓改何也從來大法則小廉上行則下效州縣之加耗加派其利全不入州縣之手其罷全不在州縣之官自巡撫布按兩司道府直隸知州同知通判皆不得而辭其責也山東州縣不論大中小每州縣給養廉銀一千兩而上司陋規

每年却用至三四千兩斷不可少即有上司不得而歸公者亦有上司不收而縱容書役家人索取者如州縣進見一次必索門包巡撫衙門十六兩布按二司八兩糧道衙門十二兩驛道衙門五兩兖寧道衙門八兩巡道衙門五兩本府本州衙門十六兩同知通判每衙門三四兩此各州縣謁見上司之難也及解丁地錢糧則有鞘費部費敲平飯食驗色紅簿掛牌草簿寄鞘房鞘大門二門内

有是理乎

柵外柵巡風付子實收投批投文茶房等名色每解銀一千兩約需銀三十兩不等又解黄蠟牛角弓面輕齎席草鹽鈔臨倉使費河銀解費驛站使費起解夫馬小建閏月裁減各役小建等銀添搭奏銷部費冊費稿房冊費糧僉部費外房使費冊費本府封筒民壯幫貼本府吏夫皦手聽差厨役水火轎傘等夫起解課程按察司刑名部費以上各項約得二三千兩不等上司之需索不已則各

屬之供應實難不能不向小民而加耗加派雖有自愛之州縣初登仕籍正思發抒其幼時之所學以致

君澤民而臨以貪得無厭分釐不饒之上司不得不改廉易節大喪其平生之所守唯唯以從命也令欲言及此洵可為太息流涕者矣

禁州縣之加耗加派必先嚴上司欲嚴上司必先革陋規陋例但臣離東遥遠示檄雖發而陽奉陰違者多查察雖嚴而漏網倖免者亦復不少必得

皇上特降
遇便有諭
明旨嚴諭山東撫藩二臣著落其半年之内協同臣徹
底查清分别應叅者叅應追者追應禁者禁應革
者革若撫藩瞻徇容隱尚留絲毫陋規蒙
皇上聖明察出或經臣題叅將撫藩二臣
是
敕部嚴加議處庶幾有所畏懼而臣雖隅遠亦不致有
鞭長莫及之虞矣又於臣恭謝
天恩摺内欽奉

硃批朕之錫予便蕃祗以鼓勵卿忠誠報效之志覽奏

謝矣欽此臣犬馬力微圖報不盡而又蒙

綸音褒寵臣實惶愧無地惟有殫竭心力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奉到原摺合併恭繳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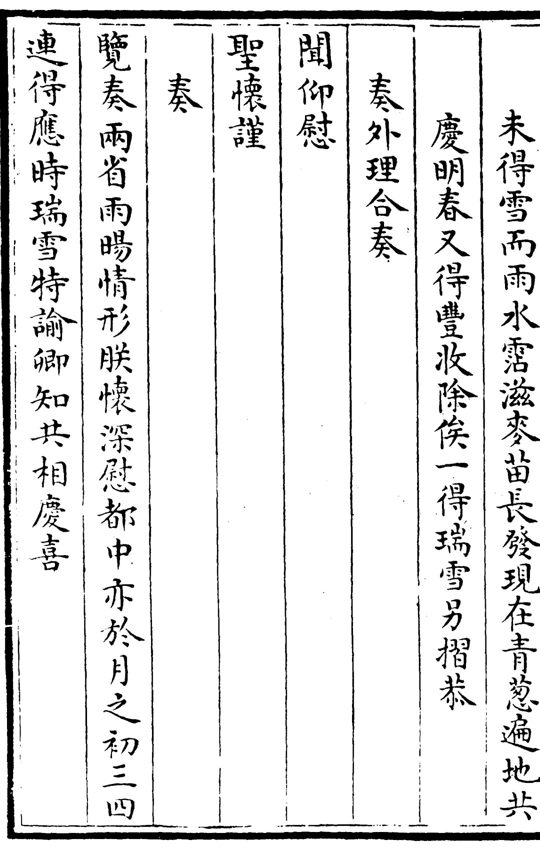
奏

覽奏深為嘉悅卿其勉之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雨暘時若二麥青葱仰祈

睿鑒事竊照河東兩省仰蒙
皇上聖德格
天俾得年穀順成盈寧共慶復又雨水調勻土膏滋潤民
間得早耕犁佈種二麥佈種之後自九月十六七
八等日臣赴山東正在途次日晴夜雨極其霑渥
嗣據兩省州縣具報到臣俱稱入土甚深四野遍
及臣已到東省後又據河東兩省州縣具報於九
月三十十月二十一二等日復又得雨雖至今尚



未得雪而雨水霑滋麥苗長發現在青葱遍地共
慶明春又得豐收除俟一得瑞雪另摺恭
奏外理合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覽奏兩省雨暘情形朕懷深慰都中亦於月之初三四
連得應時瑞雪特諭卿知共相慶喜

同日又

奏為恭摺代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竊據分守河南彰衛懷三府兼管河北河務兵備道朱藻詳稱藻父作鼎於江南安徽按察使任內認還借欠原任鹽法道孔興璉銀一萬六千兩除業經完過銀八千四百八十三兩零仍欠銀七千五百一十六兩零奉

旨將藻與胞兄江西饒州府通判朱藩解任著追又欽

奉

諭旨河北道朱藻因伊父朱作鼎欠帑未完該旗奏請

將朱藻解任勒限追補已降依議之旨令吏部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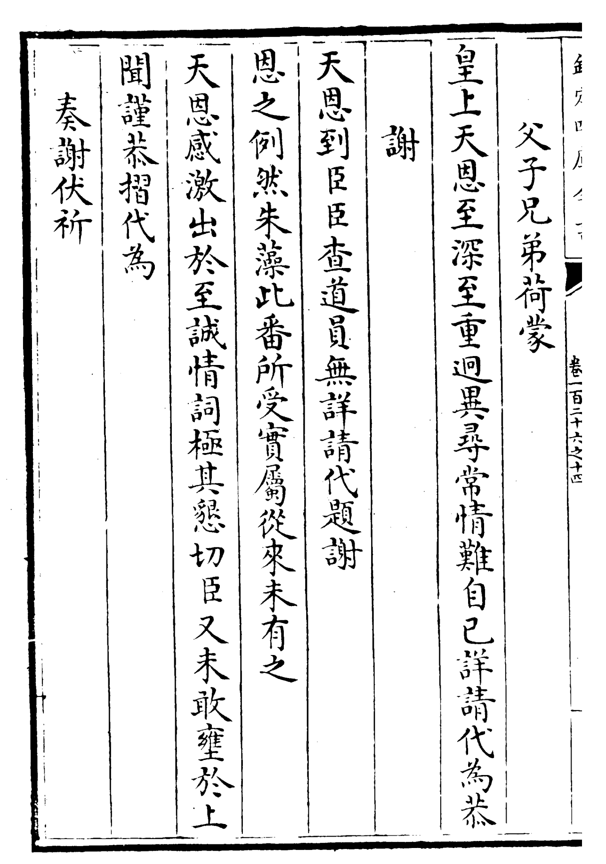
北道開缺朕聞朱藻向來居官尚好且在河工有年

著詢問田文鏡若將朱藻留任可以照限清完伊父

欠項而於地方公事無礙則將朱藻仍留河北道之

任倘田文鏡不能保信則河北道員缺著田文鏡於

所屬道府內揀選題補欽此又奉
諭旨朱作鼎暫停解晉監追俟田文鏡將朱藻可否清
完伊父欠項之處具奏到日再降諭旨欽此又奉
諭旨河北道朱藻著照該督所請仍留原任餘著議奏
該部知道欽此經部覆准將朱作鼎未完銀兩著落
朱藩朱藻分賠對完朱藻名下應追銀兩行令該
督務於一年限內照數追完解部等因又奉
諭旨依議朱作鼎著暫停解晉監追已有旨了欽此藻



父子兄弟荷蒙

皇上天恩至深至重迥異尋常情難自已詳請代為恭

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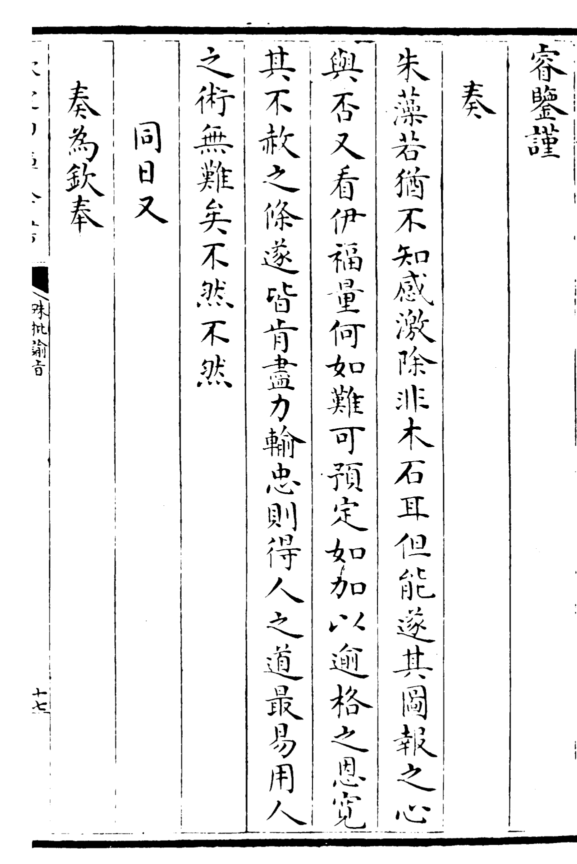
天恩到臣臣查道員無詳請代題謝

恩之例然朱藻此番所受實屬從來未有之

天恩感激出於至誠情詞極其懇切臣又未敢壅於上

聞謹恭摺代為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朱藻若猶不知感激除非木石耳但能遂其圖報之心與否又看伊福量何如難可預定如加以逾格之恩寛其不赦之條遂皆肯盡力輸忠則得人之道最易用人之術無難矣不然不然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准戸部咨開怡親王等奉

上諭京師及西安需用騾頭爾等即行文直隷河南山西山東各該督撫令其照數採辦一應價值及餧養料草與沿途牽送夫役各地方官皆動用正項錢糧毋得借端擾累民間著即遵諭速行欽此又於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准山東巡撫咨准戸部咨將河南山西二省採買騾七千頭就近解送陜西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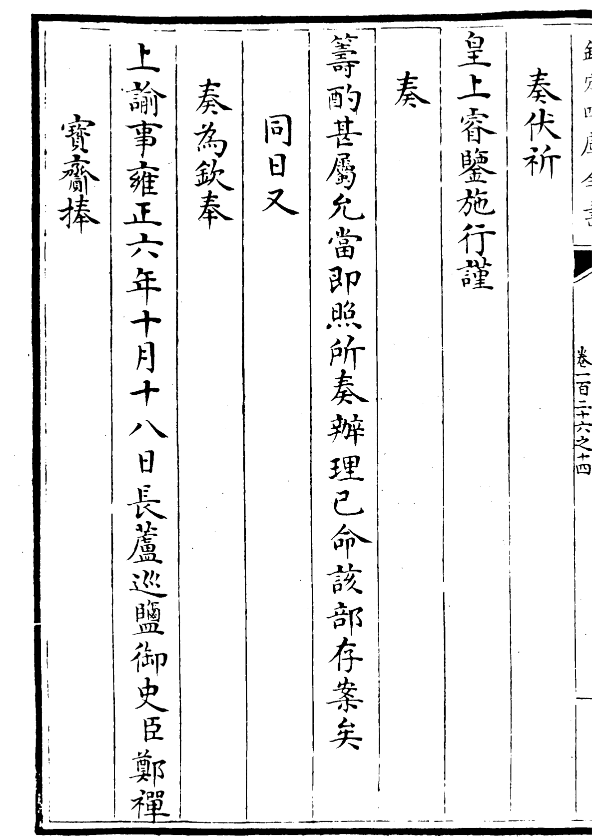
足備用等因到臣臣即飛行河南山東布政司欽
遵查照發銀採買去後除山東騾頭應聽署撫臣
岳濬料理外臣查河南素非產騾之地即民間間
有孳生騾隻俱低小無力難以任重致遠所用騾
頭原係山陝兩省販子趕來貨賣價值本自昂貴
從前採辦軍需部定每騾一頭價銀十二兩實屬
不敷地方官俱令里下派增臣於雍正五年十一
月奏

旨採辦軍需馱騾三千頭此時即知豫省騾少價昂斷
難以十二兩一頭購買是以奏請動用司庫公項
每騾一頭給價銀十四兩仰蒙
皇上俞允此番復辦軍需奉
旨動用正項錢糧雖與上年動用公項不同但十二兩
定價委難購買臣仰體
皇上軫念官民之
聖心已飭行河南布政司除十二兩部價并餧養料草

沿途牽送夫役工食遵照部行作正報銷外每騾一頭於部價十二兩外酌添銀二兩以符上年每頭十四兩之數河南一省應共買騾三千五百頭應共添銀七千兩即動用司庫公項銀兩添給各屬採買務令選擇肥健之騾依限解送每正騾十頭令共買備餘騾一頭以防長途解送之時偶致病瘸即將餘騾選補應共買餘騾三百五十頭共用銀四千九百兩亦動司庫公項買備俟正數解

足之後其選剩餘騾仍令原買之州縣變價還項似此騾價敷足可以從容辦理若仍有借端派累并遲悞軍需者經臣嚴行糾參彼亦甘罪無辭也再查雍正五年採買馱騾三千頭每騾二頭用夫一名因係動用公項其沿途飯食宿店俱係按日支銷有食無工故每名酌給安家銀三兩令番用正項錢糧既給以工復給以食即不必再給安家銀兩矣至解送之時押解官役盤費及籠頭繮繩

醫藥并住宿之處燈油等項不無所費亦應動用
司庫公項統俟辦解完日除所用正項核實造冊
題銷外其所用公項確數容臣另摺奏
聞再山東所辦騾頭臣現在山東業將臣辦理河南騾
頭事宜告諸撫藩二臣矣彼自必斟酌妥確奏明
無庸臣再行瀆
奏所有臣動用司庫公項採買河南騾頭事宜臣未
敢擅便理合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籌酌甚屬允當即照所奏辦理已命該部存案矣

同日又

奏為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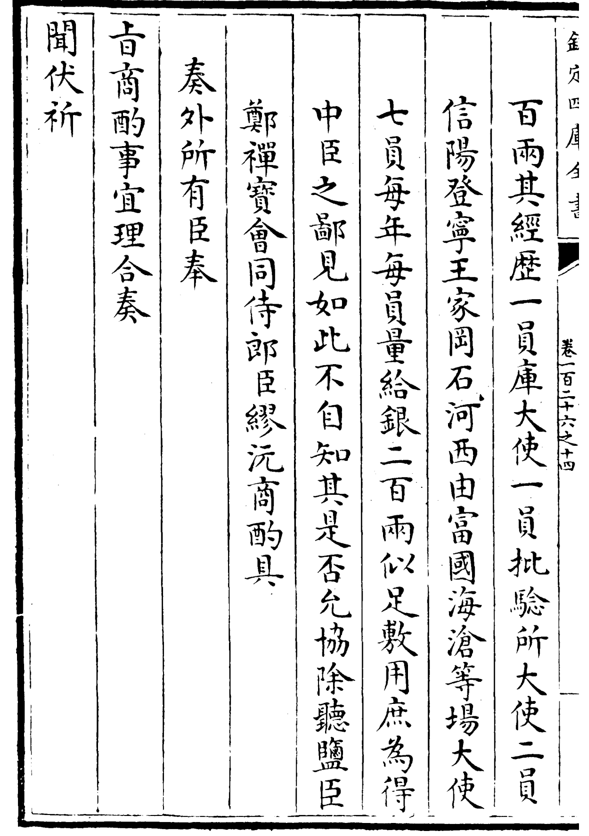
上諭事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長蘆巡鹽御史臣鄭禪

寶齎捧

皇上硃批該御史會同刑部侍郎繆沅具奏酌議養廉事摺內欽奉
諭旨與田文鏡商酌行欽此臣查養廉一項雖出自地方耗羨然一經奉
旨賞給即係
天祿人臣授爵當量其能而人臣食祿當因其事事繁而祿少則不給事簡而祿多則虛糜其失一也查山東布按二司管理全省錢穀刑名其事誠繁從

前酌議養廉每員銀一萬兩已為不少至於各道每員給銀六千兩較之河南道員止給銀三千兩者似乎太多今令查運司職等於道員而事且不及藩臬雍正元年奏明運司每年給銀一萬兩原屬浮濫今止應照道員例若照山東道員每年給銀六千兩尚屬過多如照河南道員每年給銀三千兩似乎畧少可否酌給銀五千兩一年薪水之資似可有餘至於兩分司止應照同知通判例議給

查山東同知通判尚未給與養廉而河南同知止八百兩通判止六百兩今分司分理場務其事較同知通判畧繁則其禄食應較同知通判畧厚可否運同酌給銀二千兩運判酌給銀一千六百兩至於經歷庫大使等官原係首領雜職閒員查布按兩司與各府首領各官俱無養廉而庫大使場大使雖有所司之事亦屬簡而不繁今議以要缺之永阜永利濤雒三場大使每年每員量給銀三



百兩其經歷一員庫大使一員批驗所大使二員

信陽登寧王家岡石河西由富國海滄等場大使

七員每年每員量給銀二百兩似足敷用庶爲得

中臣之鄙見如此不自知其是否允協除聽鹽臣

鄭禪寶會同侍郎臣繆沅商酌具

奏外所有臣奉

旨商酌事宜理合奏

聞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斟酌養廉之數甚屬允當適中會奏到日有旨

同日又

奏為查明沿海汎兵揑報賊船情由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自畀任巡撫

簡拔總督以來雖遭逢
盛世永慶昇平而受
恩深重報效心切一應海防機務素亦留心學習今蒙
聖恩總督河東登萊一帶正值沿海邊隅敢不悉心研
求務期詳晰通曉謹以臣訪察情形為我
皇上敬陳之大凡海島之間賊藪難搜之使盡而海洋
之上賊船難信其必無但今日之海賊非若昔日
之盤踞以圖竊發也本為賊船而遇客即刼者固

是賊即本為民船而遭風失本遇客亦刦者未嘗非賊也哨船不到之處巡查偶踈風潮不順之時漂泊失所不幸而遭此輩之荼毒供此輩之貪饕防之不可不嚴也臣又以為閩粵之洋船不少富商大賈其所販之百貨亦多山海珍奇至於登州以北關東以南往來商艘則布帛菽粟糖果等物居多此海面情形南北不同也入夏以來東南風競南船俱皆北向霜降以後西北風多南船不能

北來此又海面風色順逆不同也故於四月間登膠哨船俱皆出洋巡哨直至九月始歸即沿海各省之哨船亦無不於此時盡出則滿洋皆係哨船賊船又何敢再進臣在閩省時嘗詢問久慣出洋之老成客商皆云賊船探聽信息最捷每於海島高處望見哨船旗號即知某處哨船已經出巡則悉皆隱匿遁避此又海中賊船出没之情形也倘正值巡哨之時而仍不免刦奪之事此在於巡哨

者之疎防而非海中洋面之不寧也然此皆大洋以外事也夫大洋之與內地相距甚遠大洋之旁謂之海口凡洋船欲入內地皆由此入港礮臺即於是乎建立焉此處去村莊居民多則百餘里少亦不下數十里海口以內大者謂之內洋小者俗名海套不知者一望無涯即以為海也海口小而海船大者則不能逕進必用脚船而後能入此又海船入港之情形也知此情形則巡防守禦之道

可以講矣再商船入口必係府州縣治或大鎮處所為商貨屯聚之地内有牙行經紀商船方於是入口驗票納税卸貨發行其餘小口商船素所不入惟立礮臺設汛兵以防禦之耳間有乗脚船以入者不過避風泊船於外入此打水買菜而已從不驗票納税阻滯留難詎於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有海商福建莆田縣人詹逢春陳日昇吳德英各領號票各駕鳥船一隻裝載糖布煙紙等物至

膠州發賣回貨遭遇北風將船暫泊膠州之古鎮口外桃林灣處候風初七日駕脚船入口上岸買菜打水路遇營兵張士琦勒索驗票規禮不令歸船詹逢春等許以次日取票送驗并送規禮始行放歸不料歸船之後詹逢春等皆以此處並非驗票海口不肯濫給銀錢兼之初八日忽遇大雨風浪又作不能上岸張士琦即赴靈山衛以賊船稟報把總劉玉劉玉即帶鎗手十名至桃林灣望見

商船隔遠先用衣裳招呼不應即放空鎗恐嚇而張士琦隨用礮打以致詹逢春等不敢停泊於初十日早風信稍順將船駛進膠州港口投王元順行内赴州呈告通詳經臣批行山東按察使審出前情此其罪雖由於汛兵張士琦之勒索起釁而把總劉玉並不思及當此七月初秋正值兵船巡哨之時安容賊船停泊兩三日之久况容其入口上岸買菜打水乎其為商船不問可知矣乃仍打

鎗放礮以快其勒索不遂之私其苦累商民事尚屬小而捏報賊船擅放礮位搖惑沿海軍民之心其罪甚鉅因而七月二十三日諸城縣南龍灣海口巡檢喬爕見船二隻自靈山前來到亭子蘭礮臺正南避風營兵亦用礮打該縣通報又八月十三日即墨縣望見嶗山口有船二隻亦疑為賊船營兵放礮驚打該縣通報令據司道等審出確情俱係商船皆由膠州古鎮口汛兵張士琦勒索規

禮不遂即目為賊船用礮驚打所以沿海一帶人
人驚惶互相效尤且聳動江南督撫道員營將亦
為之訛以傳訛混詳瀆奏覩此則劉玉張士琦之
罪未可恕也臣既查明即應題參惟因署山東撫
臣岳濬曾經密示
皇上硃批伊奏摺内
諭㫖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自應欽遵

聖諭何敢復行瀆
奏但臣愚以為防海事宜當嚴之於外洋至於內汎第當不時瞭望防守而已若外洋有賊船巡哨者已不能辭其責若外洋無賊而內汎捏報有賊將

所論殊屬詳明透徹老成練達之言足以增長識見

懲外洋巡哨之將弁則更屬冤抑將不懲內汎捏報之弁兵又未免驕恣矣輕事重報軍法所忌况捏報乎臣查驗把總劉玉騎射尚屬嫺熟免其革

在卿酌定

斥可否革職留任惟將兵丁張士琦重懲以結斯

前批諭岳濬奏摺時未悉汛兵捏報根由今既查出起
案則庶幾沿海兵民知所警惕而軍務重情不致
覺情弊安可不加懲治所議甚好即照此辦理
訛傳惶惑矣此番恭蒙
皇上高厚天恩不但將弁邀免叅處即文職地方官亦
皆得蒙
寛典臣又不知其如何感激也臣受
恩深重凡有愚誠不敢自隱冒昧瀆陳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臣齋摺家

人回至山東敬捧

皇上硃批諭旨到臣於臣覆

奏唐綏祖欽奉

諭旨聞其多病精神甚憊今用伊為鹽道矣能勝任否

欽此臣查唐綏祖去冬曾染患時證今已全愈伊
形體雖天生瘦怯而精神却强今蒙
皇上調補鹽道查鹽道專管鹽政事屬簡易自必料理
好無悞又於臣覆
奏山東署撫臣岳濬欽奉
諭旨大都此等舉動非出自岳濬本心皆緣費金吾慫
慂而然昨批諭費金吾一摺尚未回繳俟繳到發卿
密看即知其中底裏矣卿至東省面晤岳濬時推誠

相告料伊必歡欣領受而且佩服實係少年美才將
來大有可望加意開導如朕前諭照親子弟一般相
待將所批之旨亦密令知之欽此臣於九月二十三
日至山東省城即會見署撫臣岳濬察其言詞觀
其舉動少年老成聰明伶俐洵屬可望之才器臣
欽遵
盡力規勉毋辭口頰之勞
聖諭不敢外視推誠進言加意開導彼亦欣然領受今
又奉

諭旨臣即密令知之彼亦感激將來自當益加奮勉又

於臣

奏陳東省舊欠未完及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欽奉

諭旨江南更甚不得賢員清理奈何欽此臣查清理地

方積弊全在督撫督撫不但貴於清廉才幹而更

貴於無倦葢督撫當新任之初鮮不有所作為即

屬員於督撫新到之時鮮不有所忌憚及久而久

之而在上之督撫因欲速不達不覺生厭倦之心

彼在下之屬員因窺其易與未免復舊時之習此
仕途之通病而臣常於此兢兢自勉也又於臣
奏陳東省州縣徵收火耗加二加二五加二七八不
等欽奉
諭旨此弊深可痛恨亟當嚴行剔除以解倒懸欽此查
得臣未奉
聖恩總督河東之前山東州縣大抵皆然若欲題參則
通省無一可留者臣無可奈何開以改過自新之

路自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臣到任視事之後如有再犯者必定嚴參今各屬當臣新莅之時莫不奉法維謹但恐一時收斂後或縱肆而臣駐劄河南去東遥遠且錢糧事務俱由巡撫掛批布政司收兑臣衙門不過一文報知而已今奉

諭旨東省錢糧著臣主張料理臣自當與撫藩二臣盡心竭力務使積弊盡除虧空清楚再臣到東省見

命卿總督河東之後據撫山左百姓非常慶幸朕初聞即甚愉悦與情如此知卿不難整理矣

布政使費金吾頗能整理與在豫省時不同臣心

朕亦深慰

甚為其喜悅然觀其形容憔悴精神恍惚臣心又

料其無妨

為其憂危彼曾告知臣家

皇上賞賜人參并許其奏摺臣惟勉其諸事從容要之

以久而已又於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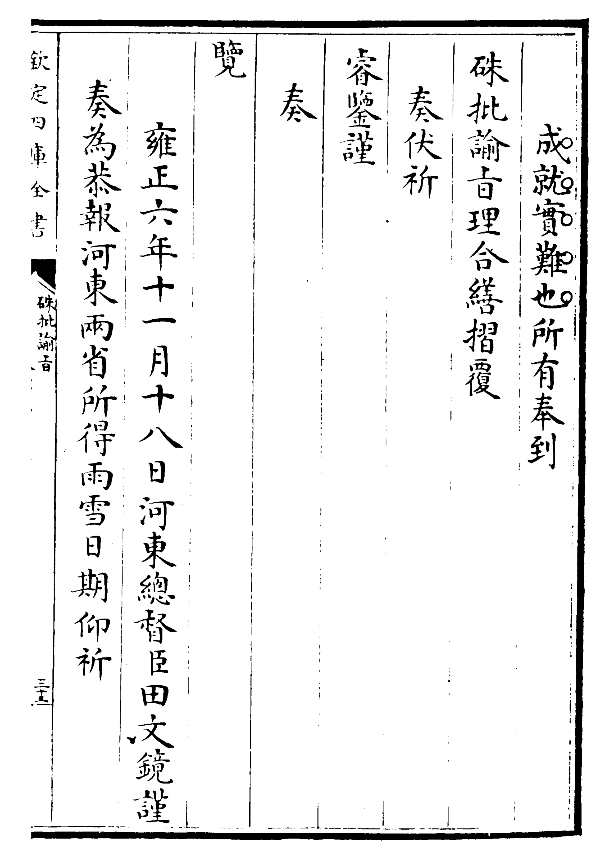
奏陳東省州縣進見各衙門需索門包欽奉

諭旨有是理乎欽此臣查近日各上司衙門俱不敢收

受門包但各役不能無費臣現在清理又於臣

奏陳上司需索欽奉

諭旨言及此洵可為太息流涕者矣欽此凡為上司者多由州縣做起當其為州縣時未嘗不鄙上司之饕餮亦未嘗不苦上司之誅求及至為上司而即將平日所鄙所苦者轉而施之於所屬此皆利慾熏心絕不知孔子忠恕之學大學絜矩之道一惟我所欲為而且縱其奴以肆毒任其役以舞文而為其所屬之州縣者患得患失之心勝則畏首畏尾之勢成以泰山壓卵尚復能支乎甚矣人才之何異大匠程材良工琢玉誠費苦心也



成就實難也所有奉到

硃批諭旨理合繕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所得雨雪日期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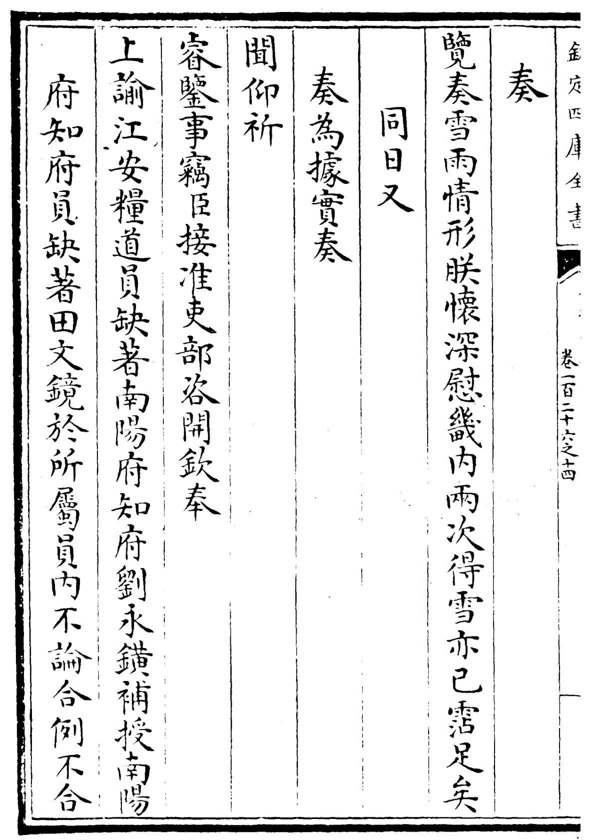
睿鑒事竊臣在東省據河南各州縣陸續具報於十一月初三四五六等日連得雨澤入土甚深東省各州縣於此數日亦同得雨俱各具報到臣臣於初十日自濟南府起程前往登州一路查看莊田土膏甚是滋渥得雨之後又復連日霜濃日暖遍地麥苗青葱長發臣詢問沿途耆老農民均稱冬至之後宜雪不宜雨今尚在冬至以前此雨正是甘霖麥苗正得滋潤預慶來春豐收可必及臣於十

四日行到濰縣地方得遇大雪自未時起至亥時止積厚四五寸不等低窪之處竟有七八寸之厚此臣所身經目擊者嗣復據各州縣報到得雪與臣所見分寸相同除豫省於十四日曾否得雪容俟各屬報到另行具

奏外合先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覽奏雪雨情形朕懷深慰畿內兩次得雪亦已霑足矣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竊臣接准吏部咨開欽奉

上諭江安糧道員缺著南陽府知府劉永鑛補授南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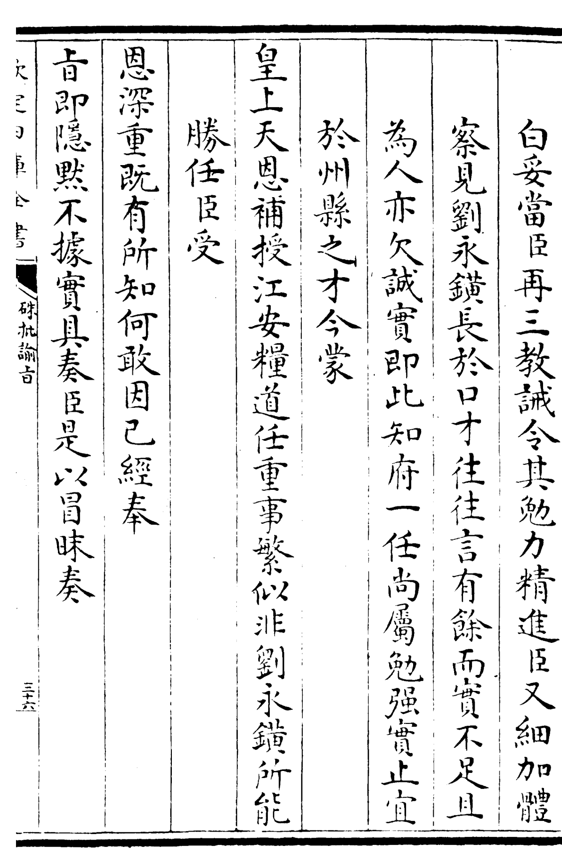
府知府員缺著田文鏡於所屬員內不論合例不合

例之員揀選題補俟揀選得人題補後劉永鑽赴江安糧道新任欽此臣查南陽府知府劉永鑽原係泌陽縣知縣因該縣熟悉河務是以將其題請調補滎澤縣知縣調任之後臣又見其頗有才具審斷無枉以為是一賢員正藉為臂指之助至雍正五年奉

旨著劉永鑽赴部引

見臣恐

皇上調用別省又經臣奏請
皇上天恩仍將劉永鑅留在豫省補用復蒙
俞允并加劉永鑅以知府職銜令臣遇有知府員缺即
行題補適值南陽府知府缺出臣即遵
旨具題又蒙
天恩將劉永鑅補授臣正望其感激
天恩大展才猷以圖報效乃劉永鑅自到知府任後臣
見其所辦之事率多拮据大不如知縣任内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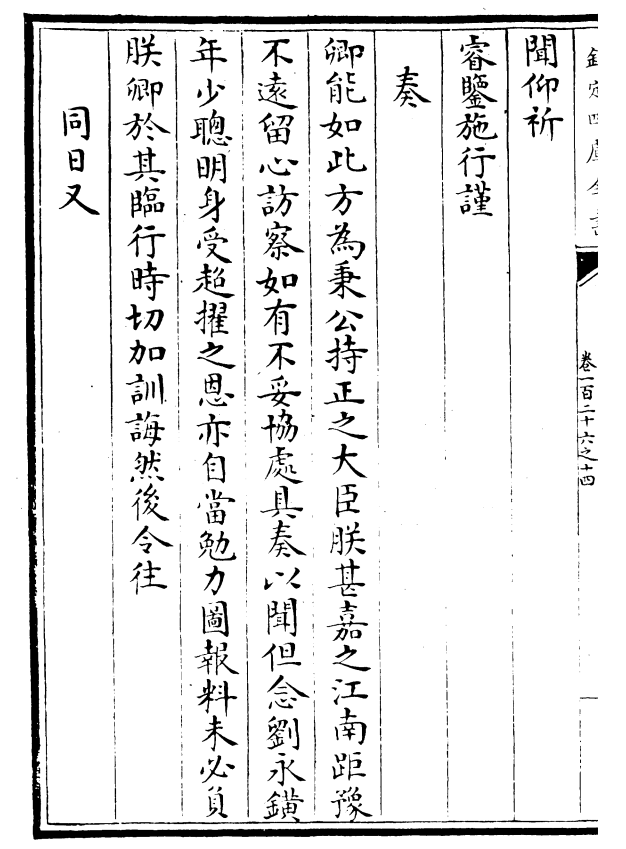


白妥當臣再三教誡令其勉力精進臣又細加體察見劉永鑽長於口才往往言有餘而實不足且為人亦欠誠實即此知府一任尚屬勉強實止宜於州縣之才今蒙

皇上天恩補授江安糧道任重事繁似非劉永鑽所能勝任臣受

恩深重既有所知何敢因已經奏

旨即隱默不據實具奏臣是以冒昧奏



聞仰祈

睿鑒施行謹

奏

卿能如此方為秉公持正之大臣朕甚嘉之江南距豫不遠留心訪察如有不妥協處具奏以聞但念劉永鑽年少聰明身受超擢之恩亦自當勉力圖報料未必負朕卿於其臨行時切加訓誨然後令往

同日又

奏為查明據實奏

聞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據兖寧道具報濟寧州於十月二十九日夜乘知州高令樹公出羣賊傷官刼庫縱囚并入濟寧州官署傷及知州眷屬拒捕傷兵當經拏獲賊犯馮侯南等監犯全獲庫銀未失等情到臣臣即飛行山東按察司檄委署東昌府事同知徐石麟會同濟寧州知州高令樹將現獲賊犯馮侯南等查明起意緣由行刼確情去

後今據同知徐石麟知州高令樹報稱查得兗監
馮侯南即馮甦係山西代州捐貢向在已故叅革
兗寧道宋基業家教書侯南長子馮齊係甲午科
舉人次子馮善存俱流落濟寧州仍與宋基業之
子候補主簿宋玫七品小京官應陛宋薇常相往
來又有蘇州府武生蔣琳及宋玫家教書之揚州
府人姚進醫生唐耀管與濟寧州人孟輝玉王元
勲彼此交好宋玫宋薇因著追伊父宋基業虧空

在州貧極無聊與馮侯南孟輝玉商議濟急之策而馮侯南孟輝玉亦係赤貧無賴輝玉即倡言除非刦庫可以即得現銀又恐官兵捕捉遂定謀先傷官後刦庫以免救護追拏適知州高令樹於十月二十六日經濟東道調至曲阜縣查勘
廟工因公出境各盜定於十月二十九日夜拜牌文武齊集之時乘其不備砍傷衆官即行刦庫宋玫宋徵即糾合王元勲蔣琳唐耀管姚進周佳士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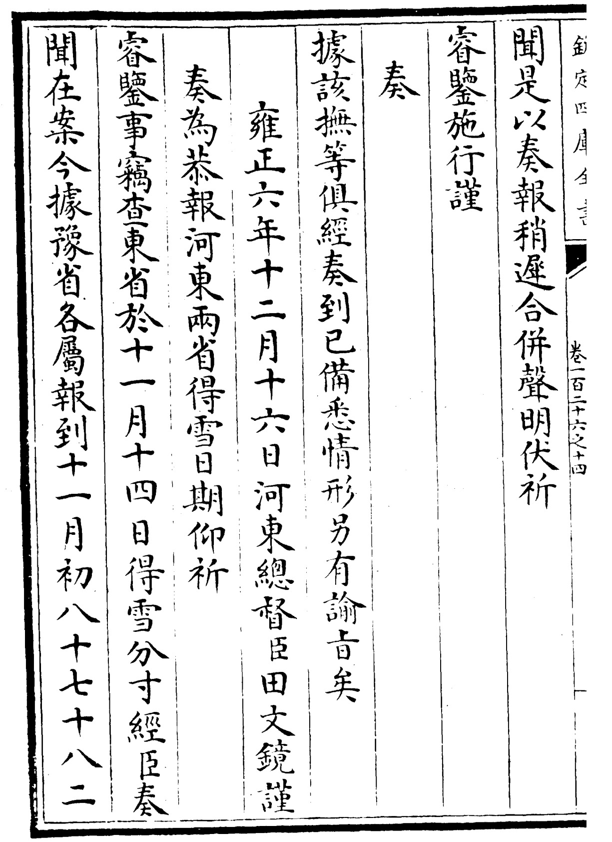
進傳冲等七人馮侯南即糾合伊子馮齊馮善存
二人孟輝玉即糾合濟寧州人范經李調元孟富
貴孟三般國璧李士文王渙等七人共二十人於
孟輝玉煙店取齊除同行逃脫赴守備衙門自首
之王渙及同行逃脫之周佳士外實止一十八人
於十月二十九日五更時候各執器械前往宋玫
又恐新約之孟富貴等不能濟事令留在化城坊
拐角處等候惟宋玫宋徽馮善存蔣琳執斧從東

角門進姚進唐耀管王元勲孟輝王執斧從西角門進正值各官禮畢將出動手亂砍砍傷泉河通判郎燦原任濟寧州州同陳文燦閘官楊志遠遊擊韓國枝都司李懷義守備李懷仁劉文燦因倉猝不及隄防俱各受傷各犯復出會齋即奔州署入内又將知州高令樹之妻女及使女砍傷宋玫等因見王渙周佳士逃回恐同夥四散難以認識即將衆人割辮為記又因人少打開監門放出囚

犯冀其幫助并脅令禁卒更夫呂五等並皆割繇相從宋玫等撞開外庫攫取碎銀數封分散衆人正欲再撞內庫即聞鳥鎗聲起知有官兵圍擒羣盜棄庫拒捕欲遁致傷兵丁楊國臣馬勇等共十一名除於初一初二初三初四等日相繼死故四名外餘俱與受傷各官撥醫調治漸就痊可拒捕受傷之賊犯宋玫宋薇李調元孟輝王范經姚進次日身故餘俱因割辮可認當即就擒惟同行逃

回之周佳士尚未弋獲所放獄囚秦廷宰等當時全獲並無一名走失其禁卒更夫呂五等是否知情同謀或係臨時脅從并此外有無夥黨臣現飭按察司嚴審明確另行招解審

題至所刦外庫碎銀亦當時在各盜身邊搜獲並無遺失事關羣盜縱囚殺傷官兵緣臣遴員委查確情兼之臣又前赴登州查視海汛於途次據委員詳報繕摺奏



聞是以奏報稍遲合併聲明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據該撫等俱經奏到已備悉情形另有諭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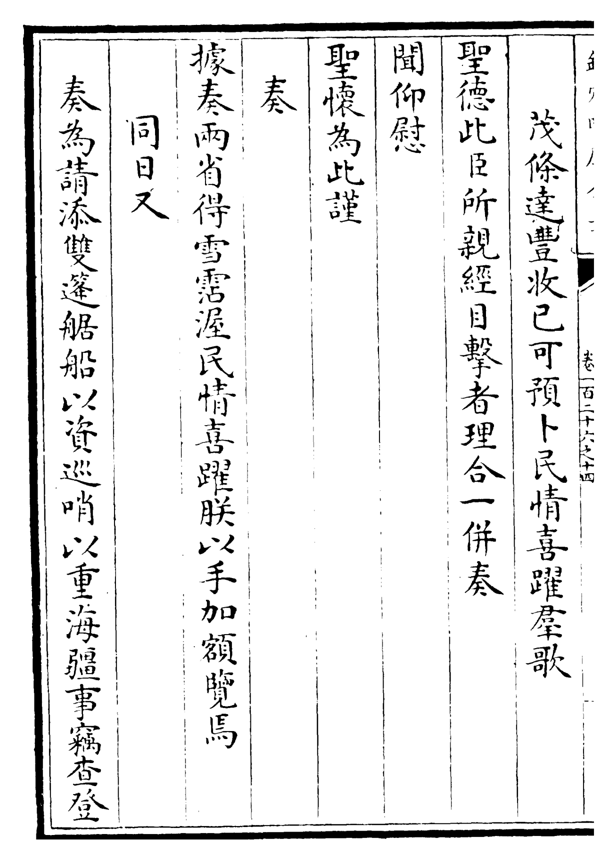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得雪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查東省於十一月十四日得雪分寸經臣奏

聞在案今據豫省各屬報到十一月初八十七十八二

十二十三四五二十七八等日各得瑞雪積厚五六寸不等其低窪之處竟至盈尺又據東省各屬報到十一月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七八九等日各得瑞雪積厚四五寸不等臣現在自登州由萊州青州兖州濟寧一路回豫見麥田土膏甚足滋潤及至十二月十四日行至河東交界考城曹縣地方又遇大雪積厚盈尺兩省均沾沿途耆老村農攔輿稱慶咸謂今冬雨雪透足則來春麥苗暢



茂係達豐收已可預卜民情喜躍羣歌

聖德此臣所親經目擊者理合一併奏

聞仰慰

聖懷為此謹

奏

據奏兩省得雪霑渥民情喜躍朕以手加額覽焉

同日又

奏為請添雙篷船船以資巡哨以重海疆事竊查登

州鎮標原水師營有哨船十三隻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水兵三百八十六名至康熙四十二年總兵官王文雄題請添改戰船二十隻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六員在中右并外協等二十六營内抽兵八百一十四名連原設水兵三百八十六名共一千二百名奉

旨海洋船二十隻或沙船或趕繒船并船上應用什物等項著江南總督巡撫提督公同在江南捐造完備堅固

俟來春著山東水師營官兵前往取赴東省留用欽此

經江南造成趕繒船二十隻於康熙四十三年領赴東省改為水師前後兩營康熙五十三年准部文將繒船十隻撥給金州止留十隻并裁汰後營止留前營又將水師兵丁挑選五百名其餘七百名仍各發回本營分為兩汛登州府為北汛膠州為南汛各分哨船五隻每船一隻配兵五十名於四月間出洋巡哨九月終回汛登州哨船五隻停

泊在天橋口内查天橋一帶海港因海潮帶沙進出浮沙沉落口内日積月累以致水勢平淺每年哨船進出必須預為刨挖動經月日兼之船身長大欲其行舵駕駛必須水深丈餘且必待朔望大潮方能進出遇有緊要巡查一時實難猝及此北汛哨船進出之情形也膠州哨船五隻從前原泊在塔埠頭港内亦應候大潮方得出入經前撫臣塞楞額題明移泊頭營子口令出入雖較前似易

但自安東營至成山頭一帶港澳頗多深淺不一
大船往來亦未便捷此南汎哨船出入之情形也
臣查趕繒船船身長大出入既多不便遍查登膠
各海口又別無可以移泊便易之處臣再四思維
惟有雙篷船船一項船身較小於趕繒船又復輕
泛喫水不深其在登州北汎不待刨挖沉沙亦不
待朔望大潮不拘何時可以駕行無阻其在膠州
南汎往來港澳間更可無慮水之深淺臣行詢總

兵官萬際瑞水師遊擊謝雲均稱船船亦可出洋巡哨且進出往來甚為輕便臣即令該鎮營確估每船船一隻約需工料價銀一千餘兩每船配兵三十名除舵工阿班大料頭椗四名不用軍器外其二十六名內配鳥鎗手十二名大礮手六名藤牌手二名弓箭手二名長鎗手二名大刀手二名南北兩汛共應添設船船七隻分撥北汛四隻南汛三隻共用兵二百一十名以資巡查似不可少

然臣非謂設有艍船其原有之趕繒船便可置之無用葢原有之趕繒船數止十隻分為兩汛且每船止配兵五十名原屬船少兵單今酌添艍船七隻不過令其於緊要時先行出哨其趕繒船仍令刨挖海港深通俟有大潮全數續出於大洋海面四散分巡再趕繒船一隻止配兵五十名人尚不敷應請仍照舊例每船加配十名共六十名與七隻艍船之二百一十名通共需兵三百一十名查

東省既分為登兖兩鎮且各協營原屬汛廣兵單不便仍行抽發應請額外加增再查南汛額設把總二員北汛止有把總一員原不敷用今北汛之艍船較南汛又多一隻則弁員更不敷矣應請於北汛添設把總一員以資巡哨之用如此添船增兵實於海洋巡哨大有裨益是否可行伏候

皇上睿裁批示容臣行令山東布政司會同登州鎮委員確估造冊臣與署撫臣岳濬會核具

題請

旨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添船增兵之議於海洋巡哨甚屬有益會疏題奏可也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查明沿海情形無庸添設水陸滿兵仰祈

睿鑒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接准怡親王暨大學

士張廷玉蔣廷錫字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奉

上諭山東登萊二府皆屬邊海地方似應照天津之例設立滿洲水師營兵以資防汛巡哨其應於何處駐防及蓋造營房增添戰船之事爾等密議具奏欽此

查得山東海道南接江浙北通奉天直隷必資重兵駐防方足彈壓其原有戰船十隻水師營兵五百名分駐萊州營二百五十名膠州營二百五十名各配以戰船五隻雍正五年原任巡撫塞楞額

以膠州離海口甚遠戰船入口或遇水淺之時即不能出口請將膠州水師移駐靈山衛部議令會同登州總兵萬際瑞詳議據萬際瑞合詞具題遂將膠州之水師戰船移駐於靈山衛但查江浙商船及閩東天津米豆船隻皆由膠州進口何以戰船不便停泊口内我等未能深信至成山衛三面環海為渤海衝要之地似可於此處設立水師而考之地志以成山旁多椒島海道極險又稱成山

無藏船之處則又未便駐劄兵船又登州營現有
水師其海道東北至旅順口西至大沽口與江南
接界遼遠或未能控此數處我等皆未身經實無
定見再查山東邊海陸路自海豐至膠州幾及二
千里所有膠州萊州壽樂武定等營兵丁不過二
千餘名除城守之外每汎不過數名相隔三二十
里所有防汎未為周密若於膠州添設陸路滿洲
駐防兵丁於地方似有裨益但果否應設亦無確

見是以我等請

旨交與總督將山東沿海地方何處應設立滿洲水師及膠州應否設立陸路滿洲駐防總督確查詳議

密奏請

旨欽定等因字寄到臣臣即於山東濟南府起程親詣登萊二府并膠州一帶沿海地方詳慎查勘務期萬全臣查山東海道南接江南北連直隷雖延袤二千餘里而登萊二府地面係在海濱突出一方

汛分南北登州北面臨海是為北汛膠州南面距海是為南汛原設有緑旗水師一營戰船十隻水兵五百名分駐北汛戰船五隻兵二百五十名從北口出洋巡哨分駐南汛戰船五隻兵二百五十名從南口出洋巡哨來字內謂分駐萊州營二百五十名者誤也今臣又因原有戰船俱係趕繒大船每年出哨之時必須刨沙候潮進出不便已經另摺奏請添造船船七隻每船配兵三十名共添

設兵二百一十名分撥北汛四隻南汛三隻又以
原有趕繒船十隻每船配兵五十名尚不敷用請
照舊例每船添兵十名共六十名現在請
旨如蒙
俞允則緑旗水師營兵已有八百一十名趕繒船艍船
已共有一十七隻分防南北兩汛足資巡哨矣臣
又查登州水城北臨海面其戰船即駐泊於水城
之中與海密邇然城下之海仍屬内港且長山珍

珠等島密布於前島内俱有居民種田納糧原屬內地去外洋甚遠海港中潮水長落沉沙積淺即戰船出哨尚須刨挖經月并候朔望大潮方能進出所謂重門保障無過於此此登州之無庸添設滿洲水師營兵也至於萊州一府北至海六十里亦係内港中多椒島其去外洋更遠雖有海廟小口即外來商船亦從不能入而内地之船亦不能出故從未設有綠旗水師營兵更可無庸添設滿

洲水師營兵也若夫膠州原在内地其南面止有淮子口入港水面寛展故通商船至水師營戰船原駐泊塔埠頭雍正五年原任廵撫塞楞額會同總兵萬際瑞因彼處水淺必須等候大潮戰船方能出口故請移駐頭營子出入甚便然頭營子與塔埠頭相去止有十里同為膠州地方並非靈山衞地方查來字内所謂膠州戰船移駐於靈山衞又因塞楞額疏内未經查明誤以頭營子為靈山

衛也再膠州距淮子口本遠而淮子口距古積洋亦遠茍非有票商船不能輕入既有緑旗水師營兵足資巡哨亦可無庸添設滿洲水師營兵也況臣閲視膠州城郭荒凉地土瘠薄若無一二商船入口發貨則係一彈丸小邑地廣人稀之所既設有緑旗水師營兵船復設有膠州協副將官兵其勢已為甚重亦不便復設滿洲水師至成山衛雖三面環海為渤海衝要之地而龍口山多島密大

小船隻不能出入誠難以駐劄兵船也其餘北汛自登州之東沿海一帶福山寧海文登威海等州縣衛雖有八角口灣子口等處然去大洋甚遠中多椒島海船俱不能入亦無駐泊兵船之處自登州之西沿海一帶黃縣招遠掖縣昌邑濰縣壽光樂安霑化海豐等縣雖有黃河界河海廟淮河等口然去大洋甚遠中多椒島海船俱不能入亦無可以駐泊兵船之處是北汛一帶無庸添設水師

滿兵也其南汛自膠州之東沿海一帶即墨浮山鰲山雄崖大嵩靖海等縣衛所雖有女姑金家何家等口自膠州之西沿海一帶靈山日照安東等縣衛雖有古鎮龍汪等口然皆去大洋甚遠中多椒島海船俱不能入亦無可以駐泊兵船之處是南汛一帶又無庸添設水師滿兵也如必須添設水師滿兵臣現在奏請添船增兵何難即將應增之綠旗水師兵數均請改增滿兵分撥配搭協同

出洋巡哨轉移甚便但臣細查登萊二府風土民情地多斥鹵俗尚誇詐民之壯而黠者皆赴奉天直隸貿易力作以餬其口且多匪類至口外偷刨人參掏摸剪綹往往輕去其鄉而務農守土者悉係愚魯鄉民久已兵民雜處習為故常今一添設滿兵未免驚疑不定且沿海一帶利止魚鹽食皆藜藿民間粗糲之食滿兵恐未習慣再水師巡查洋面各有界限登州北汛之兵自成山衞之北而

西至直隸交界不過千里而有戰船九隻膠州南汛之兵自成山衛之南而東至江南交界更不及千里而有戰船七隻一至巡哨之期同時出洋上連天津以北之戰船下連江淮以南之戰船均出巡哨則滿洋皆兵足資防汛又無庸虛糜兵餉置之無用是以臣愚謂無庸添設水師滿兵也至於來字內稱山東邊海陸路自海豐至膠州幾及二千里防汛未為周密於膠州添設陸路滿洲駐防

兵丁於地方似有裨益等語則又尚未盡然益海豐之至膠州幾及二千里者由海面水路約畧計之應有此數若內地陸路則自海豐至膠州不過六百餘里未有二千里也內有青州壽樂萊州膠州等營陸路官兵再膠州在海口之西即墨縣在海口之東相距不過一百五里而膠州有副將統領陸路官兵即墨縣又有叅將統領陸路官兵星羅碁布犄角照應無不盡善更無庸在於膠州添

設陸路滿兵也至於登州陸路則有總鎮重兵水路又有水師營舟兵是登州一府亦無庸添設陸路滿兵也又萊州一府雖為登州咽喉然而僻處海濱城止周圍八里城内居民稠密並無閒曠之地可以建造營房屯駐滿兵且此處添設陸路滿兵於外洋並無防禦之資於内地亦無彈壓之勢均屬無用是以臣愚謂為并無庸添設陸路滿兵也臣謹繪圖恭呈

御覽是否允協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所論固屬詳悉允當但未領會朕意夫國家之分駐滿兵於各省原為預備援勦有事調遣而設既無緝捕巡防之責觀之似屬無用殊不知彈壓地方其勢隱然甚重現今豫省駐防滿兵有何用處耶朕尚思稍增其額數自定鼎以來滿洲户口蕃生日漸繁衍將來若至數

用時省省皆有駐防滿兵方為全美茲發卿查議無非欲在山東境内駐劄滿兵數千之意耳卿言現在奏請添設緑旗水師何難均請改增滿兵分撥配搭協同巡哨云云等語尤為不達朕意何也滿兵從未協同緑旗營兵供應差役假若責令供應地方差役一旦有事調遣反致顧此失彼如云虛糜錢糧則在京在外均屬同然不為枉費如云地方貧苦商賈不至則建立大鎮駐劄多兵貿易者自將輻輳試觀安西一鎮遠在塞外千

里移駐甫經二載一切市賣貨殖不亞內地繁盛之區矣如云俗尚誇詐且多匪類則於此等處正宜設兵彈壓如云城內地狹居民稠密則駐劄滿兵自必另築城垣未有令滿漢紛然雜處之理至於滿兵設立水師不過令溥海內外聞之以壯聲勢而已非為綠旗漢兵不足哨巡而議添也卿仰體朕意更為詳籌合宜之地如云登萊二府暨膠州地方必不相宜或於青州酌量查勘再不然即於濟南省城亦可卿其另議奏聞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臣自登州

府查視海汛事畢回至萊州府據臣家人齎到臣

覆

奏山東署撫臣岳濬摺内欽奉

硃批諭旨盡力規勸毋辭口頰之勞欽此臣敢不仰遵

聖訓盡力規勸但臣愚以為督撫辦理封疆大事必須

諳練胸中方有成竹見以為何事當行則急起而行之雖取怨尤𣪊然不顧何事不可行則急起而

謨諭殊爲通透之極

止之雖沿習已久法在必除如此則與封疆有益而政務不致廢弛若未諳練則胸中原無所知識而欲其行何事革何事乎即有從旁告之以當行當止彼且游移不決否則亦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即歷練老成人於斷尚恐有所未逮何況不逮者乎可謂千古名言

終非己意中見以為確乎不可拔須臾不容緩者安貴實加以行之乎故臣常有所行必移咨岳濬

令其與臣同行飭遵彼雖轉行於各屬終未見其如何督率各屬使之必遵教導各屬使之共曉也是以各屬稍不知懼威令每至不振諸事每至躭

非別有道也不過少不更事未敢奮力向前耳其再加提撕開導朕亦批諭以訓勉之

延在岳濬或別有寬裕溫柔之一道而臣不敢不為之鰓鰓過慮也又於臣具

奏沿海汛兵捏報賊船搯內欽奉

諭旨所奏詳明透徹老成練達之言足以增長識見又

見善如不及前諭實出自本心朕從不慣心口互異

奉

諭旨前批諭岳濬奏摺時未悉汛兵捏報根由今既查出起釁情獘安可不加懲治所議甚好即照此辦理

欽此臣跪讀

聖諭仰見

皇上聖德如天包容廣大誠從古聖帝明王所未有臣

謹當欽遵

聖諭即照此辦理既使沿海兵民知所警惕不敢訛傳亦復使沿海兵民感激

聖恩寛大加謹巡防誠一舉兩兩得也又於臣恭報河

東兩暘時若摺内欽奉

諭旨覽奏兩省雨暘情形朕懐深慰都中亦於月之初

三四連得應時瑞雪特諭卿知共相慶喜欽此除東

省已於十一月十四日得有瑞雪經臣恭摺奏

聞所有河東兩省後復得雪日期現在另摺具

奏外伏惟我

皇上聖德上格

天
祖將四海九州六合內外莫不共慶豐登頻書大有况京
師直督一任若不得人朕何敢期其必然也
輦轂之下首善之地乎臣實踴躍慶喜之至所有奉到
原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袁瑩